

清初史料丛刊第七种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
女真史料选编

王鍾翰辑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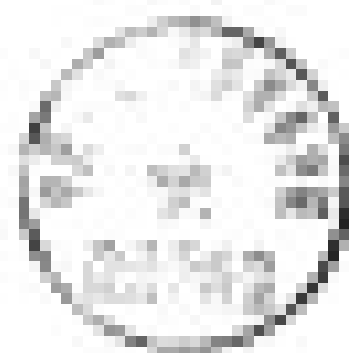
辽宁大学历史系

一九七九年九月

關國史科系列第七種

朝鮮《李朝實錄》中的 女真史料總論

王仲賢輯注



北京大學出版社

（北京）

序 言

满族的名称是在十七世纪初年才出现的。但是它的先世，最早是先秦古籍中所记的肃慎人，后来叫女真人，于十二世纪初期他们在今天的东北和北方，还建立过金王朝，统一了大半个祖国。而作为满族的直系先人——明代的建州女真，《明实录》和《朝鲜李朝实录》中所见的建州左卫都指挥使猛哥帖木儿，应即是后来明朝政府敕封的建州左卫龙虎将军努耳哈齐即清代奠基人清太祖的六世祖孟特穆。当时中、朝记载，斑斑可考。

明末清初之际，特别是到了康、雍、乾三朝，清统治者对于其先世原本隶属于明朝政府管辖下的建州女真各部，都概予否认，讳莫如深。如1631年（后金天聪五年），后金统治者皇太极攻打锦州时，致书明总兵官祖大寿云：尔国〔指明朝〕君臣，惟以宋朝故事为鉴，亦无一言复我。抑思尔明主〔指明朝皇帝〕非宋之苗裔，朕亦非金之子孙。”是后金统治者为了当时政治上的需要，居然直截了当地否认了自己是明末女真人（1635年废诸申即女真旧号，才改用满洲新名）为宋代女真人的后裔了。又如清统治者甚至企图抹煞掉明初曾经设立过建州三卫的事实存在，首先，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竟捏造出“满洲”一个国名，而把建州三卫反倒说成是“南朝〔指明朝〕误名建州”；其次，在历经康、雍、乾三朝才修纂成的《明史》中，虽然不得不将明朝一代在奴儿干都司辖区内所设立包括建州三卫在内的三百八十四个卫所的名字一一列入《兵志》之内，但是对于这些众多的女真各

部，特别是建州三卫和海西、东海各卫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情况，以及它们与明朝政府的隶属关系，却只字不提，好象和自己毫无关系似的，就是在一些列传，如李成梁、张学颜等人的列传中，不能不涉及到建州、海西诸卫时，也只三言两语，一笔轻轻带过，叫人看了，如堕五里雾中。唯独清世宗胤禛于《大义觉迷录》内曾公开提出过“华夷之辩”，说什么“逆贼等〔指吕留良等人〕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訛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尤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明确地肯定了满族也是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之一，但他仍然没有正式承认满族先人建州女真各部和明朝政府的隶属关系。

从民国初年起，历时十四年才撰成的《清史稿》，编纂者于列传九阿哈出和王杲两传的《论》中说道：“建州之为卫，始自阿哈出。……或谓猛哥帖木儿名近肇祖讳〔孟特穆〕，子若孙亦相同，然清先代遭乱，幼子范察得脱，数传至肇祖，……若以范察当凡察，凡察又猛哥帖木儿亲弟也，不得为数传之祖。……太祖兵起，明人所论述，但及景、显二祖，亦未谓为董山裔者”。所以他们认为清朝先代，必须要“名从主人，非得当时记载如《元秘史》者，固未可以臆断也。”其实猛哥帖木儿之为孟特穆，凡察之为范察，董山之为童仓，均明明载于《明实录》和《朝鲜李朝实录》中，景、显二祖（明末人译作叫场和他失，清初人则作觉昌安和塔克世，显系同名异译）以上各世，虽系数传之祖，但明朝政府授封的敕书早已散佚，当时女真人又无文字记载流传到今，明朝人远隔河山，传闻异辞失实，无从查考核定，自然是无可奈何的事了。

五、六十年前，孟森先生曾从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所藏《朝鲜李朝实录》中钞出大量有关女真资料，编成为《明元清系通纪》一书，凡十六册，由当时北京大学历史系作为《清史讲义》排印出版。其后吴晗同志又扩大范围，将《朝鲜李朝实录》中凡有关明、清两代中、朝两国关系的史料全部钞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早已整理成《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一书，都五、六百万言，是一部研究中、朝关系包括女真诸问题在内的资料极其丰富、史料价值极高的书，最近由中华书局出版，即将与读者见面。

我所辑录的这部《朝鲜李朝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是1959—1960两年在沈阳参加《满族简史》编纂工作时，为了修订史稿中有关明代女真人一段，而从辽宁省档案馆所藏《朝鲜李朝实录》中摘钞出来的。从十五世纪之初，1403年，朝鲜“三府会议女真事”起，直到十七世纪三十年代，1636年，后金改号大清（前一年，女真已改用满洲新族名）为止，凡有关女真各部在中、朝边境的分布，迁徙、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情况，以及它们于明朝政府的隶属关系、它们与朝鲜的相互交往和经济联系，在《李朝实录》中都有详略不同、深浅不一的记载，因此，尽可能地按朝代和年、月、日的先后，统统照原文钞出，其一般来往无关紧要者不钞。这部大约二十万字的《选编》，承辽宁大学历史系列为《清史料丛刊》之一，与该《丛刊》中的另一部《明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可以说是姊妹编，两者正好互相印证，仅供清史和满族史研究工作者参考之用。

趁这次付印的机会，我又据日本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行的《朝鲜李朝实录》，作了一次粗略校勘。由于个人水平所限，书中脱漏和错误之处，仍在所难免，希望读者

多予批评指正。

王 鍾 翰

一九七九年九月

《清初史料丛刊》

为了开展清史的研究工作，我们收集、整理、翻译了一部分清军进关前的历史资料，编辑《清初史料丛刊》。其中包括明、清、朝鲜、日本的官方文件和私人著述，共计十四种，都是在国内流传不广，而且史料价值较高的文献资料。但是，由于我们的水平不高，在编辑加工过程中，难免错误之处，希望读者教正。谨将丛刊书目开列如下：

- | | |
|----------------------|----------|
| 一、重译《满文老档》 | 太祖朝三册已出版 |
| 二、汉译《满文旧档》（即旧满洲档） | 排印中 |
| 三、《清太宗实录稿本》（两卷） | 已出版 |
| 四、《崇文阁原藏汉文文书》 | 排印中 |
| 五、《明代辽东残档》选辑 | 排印中 |
| 六、《明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 | |
| 七、《朝鲜李朝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 | 已出版 |
| 八、《栅中日录》校释 | 已出版 |
| 九、《建州闻见录》校释 | 已出版 |
| 十、《建州纪程图记》 | 排印中 |
| 十一、《沈阳状启》 | |
| 十二、汉译《鞑靼漂流记》 | 排印中 |
| 十三、《燃藜室记述》选编 | 排印中 |
| 十四、《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 | |

辽宁大学历史系

一九八〇年六月

目 录

序 言

太宗 (1401—1418年)	1
世宗 (1419—1450年)	25
文宗 (1451—1452)	81
端宗 (即鲁山君, 1453—1455年)	83
世祖 (1456—1468年)	100
睿宗 (1469年)	116
成宗 (1470—1494年)	118
燕山君 (1495—1505年)	154
中宗 (1506—1544年)	178
明宗 (1545—1567年)	224
宣祖 (1568—1608年)	237
光海君 (1609—1622年)	276
仁祖 (1623—1649年)	287

太宗三年（大明永乐元年¹⁴⁰³）六月辛未

三府会议女真事。皇帝敕谕女真吾都里、兀良哈、兀狄哈等，招抚之使献贡。女真等本属于我，故三府会议，其敕谕用女真书字，不可解，使女真说其意，译之而议。

《李朝太宗实录》卷5页31上。

四年（大明永乐二年¹⁴⁰⁴）三月戊申

吾道里〔按即吾都里〕童猛哥帖木儿等三人来朝。

《李朝太宗实录》卷7页9上。

甲寅

是日，初置元子侍直，用功臣子弟。又以吾都里猛哥帖木儿为上护军，崔也吾乃大护军，马月者、童于何、朱童于何可各护军。……

《李朝太宗实录》卷7页10上。

己未

赐童猛哥帖木儿段衣一称、金及花银带一腰及笠靴，命内臣馈之；其从者十余人赐布帛有差。

《李朝太宗实录》卷7页10下。

壬戌

童猛哥帖木儿辞还，留其弟及养子與妻弟侍卫。上赐物有差，又赐崔也吾乃绉布、绵布各一匹。

《李朝太宗实录》卷7页10下—11上。

夏四月癸酉

赐兀良哈万户波乙所及百户衣布，万户夹衣、笠、靴各一，

绵布、黑麻布、白苧布各一匹；百户三人各黑麻布一匹、白苧布一匹；通事黑麻布一匹。……波乙所即把儿逊也。

《李朝太宗实录》卷7页12上。

甲戌

辽东千户王可仁奉敕谕至，上率百官迎于西郊，偕使臣至太平馆，率百官拜敕书，叩头，與使臣行私礼，设宴。敕云：“敕谕参散、秃鲁兀等处女真地面官民人等知道。今朕〔即明成祖朱隶〕即大位，天下大〔按即太字下同。〕平，四海内外皆同一家。恐尔等不知，不相统属，强凌弱，众暴寡，何有宁息之时？今听朕言，给与印信，自相统属，打围牧放，各安生业，经商买卖，从便往来，共享太平之福。今招谕参散、秃鲁兀等一十一处；溪关万户宁马哈，参散千户李亦里不花，秃鲁兀千户佟参哈、佟阿芦，洪肯千户王兀难，哈蓝千户朱蹠失马，大伸千户高难都夫，失里千户金火失帖木，海童千户董贵洞，阿沙千户朱引忽，干合千户刘薛列阿，都歌千户崔咬纳、崔完者。〔原注：李亦里不花即李和英咬纳崔也吾乃。〕”

《李朝太宗实录》卷7页12上下。

五月己未

王可仁还京师，上钱于西郊。遣计稟使艺文馆提学金瞻如京师，瞻與可仁偕行。奏本云：“照得本国东北地方，自公崐镇历孔州、吉州、端州、英州、雄州、咸州等州，具系本国之地。至辽乾统七年东女直作乱，夺据咸州迤北之地，高丽睿王王侯告辽请讨，遣兵克复，及至元初戊午年间，蒙古散吉普只等官收付女直之时，本国叛民赵晖、卓青等以其地迎降，以赵晖为总管，卓青为千户，管辖军民。由是女直人民杂处其间，各以方言名其所居：吉州称海阳，端州称秃鲁兀，英州称三散〔按即参散〕，雄州称洪肯，

咸州称哈兰。至至正十六年间，恭愍王王颙申达元朝，并行革罢，仍以公崐镇迤南还属本国，委定官吏管治。圣朝洪武二十一年一月承准户部咨该侍郎杨靖等官钦奉太祖高皇圣旨，节该铁岭迤北、迤东迤西原属开原所管军民，仍属辽东所管。钦此。本国即将上项事因差陪臣密直提学朴宜中赍表文，前赴朝廷控诉，乞将公崐镇迤北还属辽东，公崐镇迤南至铁岭还属本国。至当年六月十二日朴宜中回自京师，承准礼部咨该本部尚书李原明等官，于当年四月十八日钦奉圣旨，节该铁岭之故，王国有辞，钦此，仍旧委官吏管治。今奉钦差东宁卫千户王修赉来敕谕内招谕参散，秃鲁兀等处女直地面官民人等。钦此。切详参散千户李亦里不花等一十处人员，谁系女直人民，来居本国地面，年代已久。屡经胡人纳哈出等兵及倭寇侵掠，凋瘵殆尽。其遗种存者无几，且与本国人民交相婚嫁，生长子孙，以供赋役。又臣祖上曾居东北地面，玄祖先臣安社坟墓见在孔州，高祖先臣行里、祖先臣子春坟墓皆在咸州。切念小帮遭遇圣朝以来，累蒙高皇帝诏旨，不分化外，一视同仁。又钦准圣朝户律内一款，其在洪武七年十月以前流移他郡，曾经附籍当差者，勿论。钦此。小帮既在同仁之内，公崐岭迤南又蒙高皇帝王国有辞之旨，所据女直遗种人民，乞令本国管辖如旧，一国幸甚。为此，今差陪臣艺文馆提学金瞻赉擎奏本及地形图本，赴京奏达。”

《李朝太宗实录》卷7页20下—21下。

秋七月癸丑

以上护军朴龄为东北面宣慰使，议政府启遣人于东北面，使猛哥帖木儿波乙所等不得生变于使臣。上曰：“其道安抚使尽心教诱，使不生变为上策。若不从，则威之以法，且言

曰：‘前者王可仁布所勅书之意，非将汝等卷土以归，但使各安生业打围而已。故今使臣以来也，我国使汝等敬迎勅书，毋生衅隙，上不得罪于朝廷，下欲使汝等安业耳。今汝等不从此意，则我国因而等而得罪于上国乎？又不从，则以军马把直使不得生变，令使臣无事回还。’其遣善言者速通于安抚使龄，乃行。”

《李朝太宗实录》卷8页2上。

五年（大明永乐三年1405）春正月庚子

朝廷使臣千户高时罗等奉圣旨到吾都里地面，吉州安抚使报云：“使臣高时罗等欲开读圣旨，吾都里万户童猛哥帖木儿不迎命，曰：‘况称吾都里卫，不录万户之名，何以迎命？’使臣等诘之曰：‘由朝鲜来使臣二人于吾音会，彼北阿伊儿，朱乙臣、何大等处，会道伊兀良哈三卫，好罗乎兀狄哈二卫，沙河饮兀狄哈一卫，建州卫等处七卫待之。又皇帝遣都司率兵众赍烧酒百瓶及朝鲜马三十四，来与七卫磨金同盟，赐马三十四于于虚出参政。今而万户不顺，可乎？’猛哥帖木儿见使臣不为礼，曰：‘不录吾名，缘何屈身？’其母及管下百姓皆不可，曰：‘若不从圣旨，帝必勒朝鲜执归于京师，如林八刺失里，无乃不可乎？’猛哥帖木儿怒叱之，遂不顺。千户等率伴人十余，前月二十日至吾音会。

《李朝太宗实录》卷九页1上。

二月己丑

遣议政府知印金知琦于东北面，赐童猛哥帖木儿庆源等处管军万户印信一顆、清心元十丸、苏合元三十九丸，兀良哈万户甫里段衣一，万户波乙所钹花银带一腰；童猛哥帖木儿管下

人八十二，波乙所管下人二十，都赐木绵一百二十匹、白苧布三十匹。女真万户仇要老子辽河袭爵万户札付一道。赐童猛哥帖木儿所使千户河乙赤草笠帽、珠具、木绵夹衣一领、光银带一腰。《李朝太宗实录》卷9页4下—5上。

三月丙午

朝廷〔按指明朝，下同〕使臣王教化的等三人奉勅书至，上迎于西郊，至无逸殿受勅。皇帝勅谕朝鲜国王：“东开原毛怜等处地面万户猛哥帖木儿能敬恭朕命，归心朝廷。今遣千户王教化的等资勅劳之，道经王之國中，可遣一使与之同行。故勅。”

敕谕万户童猛哥帖木儿等：“前者阿哈出来朝，言而聪明，识达天道，已遣使资勅谕而。使者回，复言而能敬恭朕命，归心朝廷，朕甚嘉之。今再遣千户王教化的等赐而采段表里，而可亲自来朝，与而名分，赏赐，令而抚安军民，打围牧放，从便生理，其余头目人等合与名分者，可与同来；若有合与名分在彼管事，不能来者，可明白开写来奏，一体给与名分、赏赐。故勅。

《李朝太宗实录》卷9页8下。

四月乙酉

朝廷使臣王可仁与巨阳人二十余到兼进骨看兀狄哈居处，欲招谕与之还朝也。耽州、耳州、阿赤郎耳、吾音会等处人往年与王教化的入朝者六人，帝赐衣。今与王可仁俱来。

王教化的等至野人地面，王教化的等月八日到吉州，先送伴人于童猛哥帖木儿，把儿逊等居处。猛哥帖木儿等云：“我等顺事朝鲜二十余年矣，朝鲜向大明，交亲如兄弟，我等何必别事大明乎？”月十四日，王教化的到吾音会，童猛哥帖木儿率管下人不肯迎命，把儿逊、着和、阿兰三万户路逢教

化的伴人，言：‘我等顺事朝鲜，汝妄称使臣，乱杂往来’拒而不对。到吾音会，与猛哥帖木儿约云：‘不变素志，仰事朝鲜，无贰心。’”

《李朝太宗实录》卷9 页15下—16上。

庚寅

朝廷遣百户金声到东北面，皇帝〔按指明成祖朱隶〕谕毛怜地面兀良哈万户把儿逊、着和、答失等知道：“朕今即位三年，天下太平，四海内外皆同一家，恐而等不知，不相统属，强凌弱，众暴寡，何宁息之有？今遣百户金声等以朕意谕而，并赐而彩、币等物。而等若能敬顺天意，诚心来朝，各立卫分给印信，授以名分、赏赐，俾而世居本土，自相统属，打围牧放，各安生理，经商买卖，从便往来，共享太平之福。故谕。”

《李朝太宗实录》卷9 页16下。

五月丙申

童猛哥帖木儿、波乙所等迎敕书，受彩段，教化的诱之也。

《李朝太宗实录》卷9 页17上。

庚戌

遣艺文馆大提学李行如京师〔按指北京，下同〕，奏曰：“永乐三年三月十一日，王教化的钦奏敕谕到国，钦此。差陪臣郭敬仪钦依伴送去后，据东北面都巡问使吕称状启，见为钦差千户王教化的等招谕猛哥帖木儿，把儿逊、着和、答失等将赴朝廷，有猛哥帖木儿回称：‘当初我与兀狄哈相斗，挈家流移到来本国。今若赴京，虑其兀狄哈等乘间’

掳掠家小，以快其讎。又滨大海，倭寇来往，以此 忧 疑 未决。听此状启，申达得此。照得猛哥帖木儿等始缘兀狄哈侵扰，避地到来本国东北面庆源、镜城地面居住，当差役。因防倭有功，就委镜城等处万户职，经今有年。永乐二年五月间，奉钦差东宁卫千户王修赏敕招谕三散、秃鲁兀兀等十处女直人民。钦此。切照洪武二十一年间钦蒙大〔按即太字〕高祖皇帝圣旨，准请公崐镇迤施北还属辽东，公崐迤南至铁岭仍属本国。因差陪臣金瞻赏文奏达，当年十月十一日回自京师，钦奉敕书，三散千户李亦里不花等十处人员准请钦此。臣与一国臣民，感激不已。窃念小帮臣事圣朝以来，累蒙高皇帝诏旨，不分化外，一视同仁。近又钦蒙敕旨三散等十处人员准请。切详猛哥帖木儿、答失等并管下一百八十余户见居公崐镇迤南镜城地面，把儿逊、着和等并管下五十余户见居公崐镇迤南庆源地面，各各附籍当差，俱系钦蒙准请。十处地面皆在圣朝同仁之内，伏望圣慈许令上项人等仍旧安业，永沾圣泽。”

《李朝太宗实录》卷9页19上下。

六月庚午

赐留京兀狄哈、兀良哈、吾都里等衣服。吾都里加应介、般大也等还于本土。

《李朝太宗实录》卷9页22下。

七月丙辰

遣大护军李愉于吾音会，时朝廷招谕童猛哥帖木儿，我欲留之，故遣愉谕其意。

《李朝太宗实录》卷10页3下。

八月辛卯

李愉还自东北面吾音会。童猛哥帖木儿给愉云：“我等

不从朝廷招安，王教化的等欲还向朝廷。”初王教的来，猛哥帖木儿等以寓居本国境内，且受厚恩，故阳为不顺朝廷招谕者，以示郭敬仪，内实输写纳款无贰之诚于王教化的。潜理妆，欲随教化的赴京师，我国未之知也。既，遣李行，奏闻；又使愉于吾音会。

《李朝太宗实录》卷10页8上下。

九月乙未

与启事诸臣议东北面事宜，吕称报：猛哥帖木儿等不顺，故王教化的留至仲秋，朝廷更使人督之。吾都里把儿逊、着和等闻徐元奇之诱，答云：“若猛哥帖木儿不归中国，则吾等亦然。”上曰：“猛哥帖木儿服我未久，何可强使入朝？然欲留之，请帝若不充，入送亦可。”启事诸臣皆曰：“然。若帝不允，何敢不送？”上曰：“予初不欲使李行计禀，帝已许东北面十处〔女真〕人民矣。何颜更请此事？”

《李朝太宗实录》卷10页8下一9上。

乙巳

童猛哥帖木儿同王教化的入朝京师，吕称报云：“猛哥帖木儿云：李行计禀事，帝虽俞允，我若此时不入朝，则于虚出必专我百姓，故不得已入朝。已于九月初三日发行印信，则以弟于虚里权为万户授之，留吾东站，待国家行下。”

《李朝太宗实录》卷10页12下。

己酉

计禀使通事曹士德回自京师，启曰：“童猛哥帖木儿事，皇帝宣谕内：‘东北面十一处人民二千余口，已皆准请，何惜一猛哥帖木儿乎？猛哥帖木儿，皇后之亲也。遣人招来者，皇后之愿欲也。骨肉相见，人之大伦也。朕夺汝土地，则请之可也，皇亲猛哥帖木儿，何关于汝乎？’”上谓左右曰：

“今闻皇帝之谕，不胜惶愧，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图。帖木儿理宜督送，不可缓也；遣陪臣陈情，亦不可缓也。”召参赞李叔蕃议之。

《李朝太宗实录》卷10页13下。

甲寅

吉州道都安抚使报其道事宜，报曰：“兀良哈万户把儿逊、甫乙吾，阿乱千户其罗美、于赤于山、不花、所乞罗、多时古、加乙非等二十余人会于因居站。把儿逊曰：‘此时不入江南，则猛哥帖木儿儿〔按衍一儿字〕必受圣旨，以予为管下百姓，故不得已入朝，还来则如前仰事朝鲜’。吉州叠入殷实管下千户者安等十四户，男女并一百余人，节晚失农。每户一、二人欲往旧居处，捕鱼资生。以巨阳千户高时罗古及殷实一族，建州卫千户时家等欲招安者安及仇老、甫安。骨看兀狄哈与建州卫千户谈波老出来待候，故未得入归捕鱼。千户阿乙多不花、百户好时不花等欲上京乞粮，故不得已上送。好时不花能弓马，且颖悟，宜留京侍卫，职赏劝后。”

《李朝太宗实录》卷10页17上下。

壬戌

朝廷使臣及建州卫千户时家到女真地面，东北面都巡问使报：大明使臣与建州卫千户时家等以女真万户仇老、万户甫也，骨看兀狄哈万户豆称介等招安事。是月二十二日到甫也住处而留连。其敕谕迎命及处变事，问于甫也。甫也曰：“使臣无心中到来，不得已迎命”。使臣云：“吾都里、兀良哈、无进兀狄哈等头头〔按衍一头字〕人皆顺命，唯仇老、甫也等不顺，以招谕以归事奉圣旨而来”。仇老、甫也等云：“虽顺命，妻子百姓等必为朝鲜所掳，庆源兵马使阻